



无根据颂

АПОФЕОЗ БЕСПОЧВЕННОСТИ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张冰 译

无 根 据 颂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张 冰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根据颂/(俄)舍斯托夫著;张冰译. - 1版.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0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霍桂桓主编)

ISBN 7-5080-1985-7

I. 无… II. ①舍… ②张… III. 哲学思想-研究-苏联-文集

IV. B5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989 号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90千字

199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9.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委会

主 编 霍桂桓

副主编 林 信 鲁旭东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寅卯 王才勇 何卫平 张廷国 张百春

杨富斌 陈春文 陈 默 单士联 林克雷

林 信 强世功 韩东晖 鲁旭东 霍桂桓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

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 录

无根据颂	(1)
列·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 ——哲学与布道	(173)

无根据颂

[俄] 列夫·舍斯托夫 著
张 冰 译

序

—

需要为自己做个辩解,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仅仅在于从何谈起:从本书的形式还是从本书的内容。在西方,采用格言体进行阐述十分普遍。而在我们这里,情形却截然不同。我们这里认为,一本书应当是一个有着逻辑关联的成熟的体系,由统一的思想把它贯穿起来,否则就会有负于它的使命。是的,如果一本书不具有任何别的使命的话,那么,说它是格言体通常就是对它最严厉的批评了。缺乏内在联系的零乱思想最多只能看作只有经过相应加工才能获得某些价值的原材料。但是,随着人们对连贯性越来越不信任,随着对任何统一思想的可适用性怀疑的增强,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对最适合现有偏见的阐述方式产生厌恶吗?我这么说仅只根据我的经验。本来,我并不要赋予本书以现在所具有的这种形式。连贯和系统的阐述习惯即使在我身上也已根深蒂固。在我这本书甚至已经写了有一半时,我的工作大致就是按照既有的提纲进行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继续写下去令我无法忍受、令我痛苦。有一段时间连我自己也搞不

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材料早已准备就绪,剩下的差不多只有外部结构问题了。可我所理解的外部加工,原来比我感觉到的东西更加重要得多。我开始怀着惊奇和疑惑发现:有一样东西最终成了“思想”和“连贯性”的牺牲品,那就是文学创作中最应受到保护的东西——自由思想。有时,一些外表不引人注意的、微不足道的情况,比方说阐述某一思想的位置或其毗邻关系,便已赋予了非我所愿有的明晰和确定的色彩,对此我无任何权力改变,而且也是我最不愿有的。而所有的“因为”,以及用作结论的“所以”,甚至包括普通的“和”字,及其他一些无辜的、借其之助能把零星得到的判断联结成为一条“缜密严谨”的思维链的关联词——上帝,它们原来竟是一些多么残酷无情的暴君呀!我看起来,这样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我所具有的有关读者的一切记忆都在告诉我,一本书中最沉重最累赘的就是中心思想。你只要不愿成为书的纳贡者和驯顺的奴隶,你就该设法根除它。然而,迄今为止,只要公认的阐述方式得以保留,思想就不光会占据首位,而且会压倒书里的全部内容。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达到全书的完整和统一呢?我确信,别的途径是没有的,必须重新把盖了一半的楼房拆成一块块的砖瓦,冒着会激起读者尤其是批评界痛恨自己的风险。批评界当然会认为对传统形式的破坏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奇思异想,让著作以一种无任何外在关联的一系列思想的形式出现……没有思想、没有概念、没有连贯性,有的只是矛盾,然而这恰恰正是我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点读者可能从标题本身就已经猜到了。无根据,甚至是无根据颂,当我的全部任务恰恰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伟大及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奠基者们以可以理解的顽固强加给我的各类开端与终结的时候,还谈什么外在在完整性呢?现代思想的立法者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学会终结。可你不妨试着去问问他:是什么赋予他权力去如此自信地宣布自己的法则——你就会

发现,在他那里,实际上除了“按照类推法证明”外,没有灵魂。没有屋顶的房子百无一用,无始无终的思维应该推翻。然而,要知道一幢没有炉子的房子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给作家提供了烟囱和炉挡吗?况且,一般说来,须知类推证明法是最贫弱、最缺乏说服力的一种证明。实在说来,甚至根本就不算什么证明。然而无论我怎样搜索记忆,我都无法想起一条有利于完整性的严肃理由。带屋顶的房子就把一切都说尽了。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以我们理性的追求作为辩解的理由的呀!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怜的理性不追求的呢?还有什么东西是追求不能为之辩解的呢?至少人们一度曾对之寄予厚望——那时自然是放纵了它的需求,甚至放纵了它那些不良习惯、低级趣味和任性行为的。而现在,当大家全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它的无能,甚至就连形而上学论者都搞起了自然科学而一刻也不放松地紧盯着认识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考虑理性的需求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不是正好相反吗?当代的主要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学会绕过(不然就破坏)所有那些数不胜数的关卡吗?它们从远古以来就被强有力的精神领主们以种种借口设立,只是由于人类胆怯短视的天性中永恒的保守性才使它至今仍是我们的思想运动中无法克服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障碍。要有什么样的终结呢?要有什么样的结语呢?为什么要有世界观呢?……当然,我是在谈论哲学和哲学家,谈论那些力求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了解和体验的人。对于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说,完整性依旧是不可变更的教条。没有屋顶的房子确实百无一用……然而,未完结性、无序、混沌、无法导致被理性预光设定的目标而如生活本身一样充满矛盾的思维,难道不是比那些体系,即便是伟大的体系也罢——其创造者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认识现实,不如说是理解现实——更贴近我们的心灵吗?“如果我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那对事实就更糟糕”——黑格尔如是说。

我觉得,在他之后的许多人,也满可以重复这句“骄傲”的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生前达到黑格尔那样的名望,只有借助于那样的名望,才使得由如此自信坦率建成的辉煌宫殿訇然倒塌。哲学家们当然对其体系有很高的评价:因为这些体系来之不易,往往需要他们花费整个一生。况且,对世界观的需求也很大。人的确很想“理解”世界,有时他的这一愿望如此之大,以致在他身上,愿望剥夺了他批判地审查所提交的任何论据的能力,以致就连极其贫弱的论据,他也会满怀喜悦地欢迎。如今谁都不会说:credo, guio absurdum(我相信,因为它荒谬),但这还不等于说我们已经从中世纪的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了;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 credo(相信)和自己的 absurdum(荒谬),这些东西当然仅只适合于具有理性的铁路和电的时代精神。然而,我们甚至也没必要以新事物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如果发掘一下记忆,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远古时代的残余物中,找到现成公式来作为我们信仰的符号。无论你怎么规范人类的理性,理性总归会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偷偷钻到一个“保护伞”下,以便在闲暇时能尽情地放纵自己那罪恶的倾向,其中主要是 dolcefariniente(闲适或甜蜜的无所事事),对此,现代方法论似乎做了无情的抨击!在严格的科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信仰”靠近其射程是被严厉禁止的。人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不让狡猾的诱惑者以某种方式偷偷地不仅在人的头脑中,而且也在人的“心灵”中,为自己找到栖息地。“信仰是非科学的”——如今连小孩子也知道这一点。从学龄时起人们就教导我们不要接近特殊的、永远败坏了自己名声的诸如星相术、炼丹术之类的学问。假如您了解了当代方法论学说,您就会完全心安理得地离开它们:显然,任何信仰也无法穿透由它们布置的稠密的、岗哨林立的保护网而抵达现代人的灵魂,哪怕信仰并不比一枚大头针更醒目。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当代知识的有益性,即使是最多疑最老练的人,也不会怀

疑。当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科学斗争时，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论战转移到道德基础方面。科学是正确的，科学没错，对此没什么可说的。但它只为富人而不为穷人服务，它发展了人身上不良的欲望。就连尼采也不是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代科学，后者所占据的难以企及的立场曾使他一筹莫展。

然而，万幸的是，凡是人手创造的一切，仔细看都并不完善。科学进步数百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实际成果，但在理论思维领域里却几乎没有任何建树，尽管我们也能列举出长长一大串响亮的名字，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科学之所以能够征服人的心灵，不是因为它能解决心灵的所有疑问，甚至也不像大多数有教养的人所以为的那样。科学证实要使这些疑问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是不可能的。科学之所以能吸引人，不是因为它无所不知，而是为了生活福利，长期受穷的人类曾经如此迫切地追求它，犹如一个饱受长期斋戒之苦的乞丐，扑向丢给他的一块面包。社会学被认为是实用科学的桂冠，它许诺要创造公共生活的若干条件，以把悲伤、贫困以及痛苦，永远从地球上消灭。这难道还不够有诱惑力吗？难道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不值得放弃人类历来怀有的虚幻的希望吗？于是乎，取代旧的 *credo, quia absurdum*（我相信，因为它荒谬），出现了新的 *credo, ut intelligam*（我相信，为的是理解），需要的仅仅是理解周围世界，使人类幻想所曾描绘过的最伟大的理想实现。高兴之余，谁都没有发现，这次以体现了小心谨慎和怀疑一切精神的科学本身为指导的贫乏的人类理性又一次陷入了窘境。信仰“理解”与过去曾经统治过人们的其他信仰相比，绝对不具有任何优点，此外还有人类从摇篮时期就习惯于对之屈膝膜拜的理念和语词。这里哪儿还有什么信仰、怀疑和追寻呢！凡是具有哲学修养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经院主义的信条：*credo, ut intelligam*（我相信，为的是理解）。大家全都相信，它和我们无任何关系，相信我们已经远离了信仰

决定着理性生活的性质和方向的童年状态。我们相信科学教养使我们永远不受离情悖理的诱惑、不愿意看着近来重又允许可怜的放逐者向自己靠拢。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同信仰打交道是很危险的。未经训练和没有文化的人往往不会用火,并且总是成为火的牺牲品。而我们却可以怡然自得地享受光和热,因为我们了解这一危险的自然元素的全部特性,而并不害怕它那破坏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言论削弱了人类的怀疑精神,并引导科学走向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胜利。如今谁还愿意重复这样一个老问题:真理是什么?谁不知道,这个问题从科学观点看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答案如何,也丝毫都不会影响科学探索的性质和进程。科学预先就知道它想要的是什么,因此,它把自己的追求以它称之为原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二

近来,哲学界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要、依我之见甚至意义重大的现象,那就是理论界永恒的论战,使得原理起源问题尖锐化了。在德国,有一大批哲学家兼学者试图探讨所谓因果律的标准化理论,而实质上这里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标准化理论不过是康德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这里重要的是,当代学者认为必须给予特别强调的康德学说中的那些方面,先验唯心主义这位奠基者本人却认为没必要将之推到首位。在康德那里,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即便他们那些新学生不去研究,也是人人都清楚的。在他那里,尽管他也承认实践理性的首要地位,却从不认为自然现象规律直接受我们伦理要求的制约。在他那里,法则如君主一般,是高居于外部世界现象和人类灵魂之上的。但全部关系也仅以此为限,只要自然与人全都听命于法则,这对康德来说就足够了。而当代思想家们,或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要求,或是感

到保持康德的立场不被触动已不可能，所以，他们走得更远。他们不承认理论理性是不受制约的法则——他们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开端和监督之下，并试图对康德因果范畴的独立性提供伦理根据。他们同康德一道证实，规律性不是外部世界现象所固有的，而是人类理性把它带到那里去的，但之所以带它去，不是因为不可知的命运，使它不由自主地扮演这么一个非常卑贱、模棱两可的行政警察角色，而是因为这一角色是最高的、被道德本身所证实并说明了的角色。既然道德已经出场，帽子就该滚蛋了，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话到此处，读者大概也就明白，尼采反对道德的远征有什么意义，意义又有多么伟大了。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为因果律创造了道德根据的德国哲学家们，大概连想都没想过有尼采的存在。而早在七十年代就已脱离大学生活，而且一般说对当代哲学学说也不大感兴趣的尼采，大概也没听说过德国哲学中有什么新的流派，更不可能想到自己与这门学科的官方代表做着同一件事。当然，他做这件事的方法是自己的。与此同时，德国人积聚了所有力量以维持正在下坠的规律的威望，并甩出了最后一张也是最宝贵的王牌——道德（除此之外已无所指望）。而尼采却道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判断，即付款是用伪币支付的，而道德本身尚需证实，因此，道德不可能代科学负责。这一思想在尼采那里从未给予人们希望看到的彻底清晰的表述，我甚至相信，他对此未必有清楚的认识。显然，他很可能凭借本能感觉到，在科学那永恒而又有力的同盟者——道德——未被推翻以前，是不可能与科学斗争的。如众所周知，本能并未欺骗他。如今，就连最谨慎小心的人们也坚信，支持科学认识基本前提和公理的只是道德。这样的观点从一方说来是否超前了呢？是否无法设想他们那千年之久的道德有一天会丧失魅力呢？很可能是这样，但话既已出口，未必能在什么时候被人忘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曾试图重复反科

学的道德,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毫无结果。道德和科学是人称为法则或规范的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孪生姊妹,她们有时会相互敌对甚至仇恨,就像亲人之间常常会有的那样,但或迟或早血缘会起作用,她们必定会和解。德国人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在他们那里,在学校、军队,在道德方面,在警察局,在哲学中,到处都贯穿着同一个最高原则,那就是秩序高于一切。原则是有益的,这一点无可非议:只要想一想我们这些遵守纪律的邻人于最短时间内便在各种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够了。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跟在欧洲文化的后面,亦步亦趋,而现在他们却——而且根据十足——想当盟主了。假使科学和道德为自己设定了功利主义的目标的话,那就必须承认,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众所周知,他们所达到的,远不止此。他们渴望占有统治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于是,那个老问题在此又冒出来了,对此问题,尽管有各种认识论,人类还是从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人们又在问了:真理是什么?科学无言以对。而道德则出于习惯,震耳欲聋地呼喊已经失去意义的陈词滥调,但已很少有人相信它了。

三

道德是科学的,科学是道德的。显然,认识论看穿了某种极其本质的东西。批判哲学的理性——批判哲学把研究理性的能力当作主要前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永远与自身相等的东西,是十分任意和没有任何根据的。康德的全部信心仅仅建立在他想在科学这一一般名义之下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统一在一起的愿望之上,但这种愿望自何而来呢?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被迫不偏不倚的人来说——因为谁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激情和愿望呢?——这里仅只无可置疑地展示出一种十分重要的情况。每一个哲学家兼研究者迟早都会把在其